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

孙叔兄：

这样称呼你，似乎不妥。但我感觉没有更好的称呼。我叫你楚相，你一定不高兴。根据你“妻不衣帛，马不食粟”的德行，我决定不称你为相，尽管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称你“三为楚相，施教导民，上下和合，世俗盛美，政缓禁止，吏无奸邪，盗贼不起”，不然，我们的距离就大了——当然我们的距离本就大。你年龄比我长吗？两千六百年过去，我怎么尊称你都称不过去，但你英年早逝，在世时间仅三十八载，若以此论，于我，你便有了弟弟之嫌——哈，我这样似乎有些攀附与牵强了。

你有一颗甜翠而豁大的心，这样一颗心足可以让一方万顷水土安然地荡起双桨，辽阔而蔚然。这样说着，我眼前似乎就出现了渔歌互答、鱼米飘香的景象。即便这方水土曾经千疮百孔、万千哀疾，也已沉融入这不兴的水波之下，映衬着这里的日出日落，云白风清。

拥有你这样一颗心的人无疑是幸福的，幸福得如这芍陂之地堤岸上的意杨与乌桕，多姿而多彩。此刻，我也是幸福的，幸福着他们的幸福。当然也是你的幸福，你幸福着你子民的幸福，幸福着楚庄王的幸福。

我是刚刚走下中巴车的，刚刚与一班作家朋友踏上这方坚实的土地，这方曾让你夜不成寐的土地。其实，对这方土地，我也思念很久了。不过，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是在思念你，还是在思念你在期思、雩娄建下的这个浩大工程。

五月的皖北大地，即便是风也有着浩繁的古籍味道，当然，这不是五月所独有。你一字字篆刻出来的浩繁，一页页徐徐展开，一字字精心雕刻而浸润一切，漫不经心又我行我素，仿佛在提醒我，它就是两千六年前的那缕春风。一定就是春风吧，只有春风才既让你沉醉，又让你感觉寒气袭人。那饿殍千里，那枯竭难耐，那流离失所，你就是在这些上面篆刻。你流下过多少热泪热血？你自己肯定不记得。你的手臂你的内心一定感觉到了它的锥心之痛，但不可避免，你仍然是毫不退让地迎接这刺骨的春风。不，不是迎接，而是撞击，以你的瘦弱而刚强之躯——我惯性地想象你是瘦削的，一个“循吏第一”不可能大腹便便。

或许这吹了两千六百的

风已经改头换面了，因为我对它没有刺痛的感觉，我感到的是爽快，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应该也如我一样是爽快的，他们爽朗的步态与怡人的表情证实了我的感觉。蓝天白云，有浪不兴，只有那微微的哗哗声，我看到它拍打岸石的姿态，像抚摸，像交谈。一眼望去，目之所及，硬生生望不到这天下第一塘的边界。

任何事物都有边界，你也有，它终于楚，终于安丰塘，天下第一的安丰塘。

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这个天下第一的浩大工程现在我们不叫它芍陂，而称呼它安丰塘，它让几十万黎民安然让近百万亩良田丰收，有如你之后的那个天下第一行书，人见人爱。比李冰修筑的都江堰工程还足足早了三百年。当然李郡守那时也不叫它都江堰，而称之为“湔笮”。它的灌溉面积达到了一千多万亩。

但那早出来的三百年，足可以惊天动地。你的确是惊了天也动了地的。直到今天，老人们还在口口相传，逢雾气弥漫的天气，安丰塘水面上会若隐若现地出现安丰城池，这应该是海市蜃景了。那句歇后语：“安丰塘起雾——现成(城)的。”我读着有天人合一的感觉。但今天没有雾，天朗气清。

民间传说中，你一生与蛇结缘。蛇，小龙！幼年时期相传你曾斩双头蛇，为民除害，后又救下被一只大公鸡啄得奄奄一息的一条小蛇。小蛇得道，闻恩人有难，遂施法力让大别山的水流，通过淠河源源源不断地流至芍陂。此后，鱼虾雀跃，稻穗飘香。而那小蛇因累掉尾巴而失去道业，你又把它接至家中。此后，这里便有了长期盘踞于房梁之上、专食老鼠且与人和谐共生的秃尾巴家蛇。

我没见到那条秃尾巴家蛇。我见到的是历经两千六百年朝代更迭且仍然存于世的芍陂。它应该目睹了那些过往，接纳了那些士兵、民夫的滴滴鲜血与泪水。是谁在护卫它一路前行？似乎不需要知道答案了，每一滴水都有出处，每一滴血都一直鲜艳。

都江堰是无坝引水工程。同行的作家朋友告诉我，你与楚人筑建的安丰塘闸坝是越水坝工程，同样非常科学呀！这一定是你的奇思妙想，或者是你走着走着，那刺骨的寒风让你灵光一现。于是你作出决断：坝



月光城 随笔

与孙叔敖书

金国泉

由一层草一层黑色胶质泥土相间迭筑，并打下排列整齐的栗树木桩护卫。草层顺势散放，闸坝下面建起水潭，当洪水来袭，草土混合桩坝本身的弹性和木桩的阻力可消去部分洪水的冲击力，让水平安地越过坝顶，泄到水潭内，再流往下游，这应该就是安丰塘两千六百年摧不垮的秘诀了。

你短暂的一生一直是生活在奔波中，除了战场就是工程现场。有过三过家门而不入吗？你没告诉任何人。你就如那安丰塘里的波浪，一直被推到坝顶被推到岸边才肯止息。比之你那个小老乡屈原，你成就了楚国霸业，的确不能算郁郁不得志的——当然，你不写诗，因为我一直没看到你的诗作。或许你把诗写在了大败晋军的邲之战中，写在了这一波万顷的安丰塘里，写在了稻花无垠的田畴上，我猜你一定是通过这些来纾解你的困乏。你在奔波中有多少痛苦，你心中便产生多少欢乐，这或许是个叠加态。

你喜欢这个叠加态，就是这个叠加态让你积劳成疾。三十八段岁月呀，楚国与你的妻儿正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居然义无反顾地走了。走了，便不再回来。我惊异于你为什么就能悟透隐士狐丘丈人所言“三利”“三患”呢？你是怎样做到的？毕竟你也是一躯肉身凡胎，即便楚国令尹。

还有更甚的，你居然临终前教育儿子：“王则封汝，必无受利地。楚、越之间有寝之丘者；此其地不利，而名甚恶。荆人畏鬼，而越人信谗。可长有者，其为此也。”

寝丘之志该有多难。但你超脱得何等轻逸。你的后世才俊王维曾写下过两句诗：“湖上一回首，青山卷白云。”我感觉你是在“塘上一回首，寝丘卷白云”，看清人间一切。塘与湖有什么不同？我斗胆下一结论：塘为人工，湖系自然。是你带领大家筑起安丰塘，人工的东西，有时是美妙的。如此回首，争权夺利于你后世几乎绝迹。

寝丘之地或许就是人类的根据地与归宿之所。关键只有你看得清楚看得仔细。你让寝丘之地与寝丘之志合而为一，在我看来，这便不是一个第一循吏能随便完成的。所以于你，我有了心痛的感觉。这种痛无法言说，无法陈之于纸籍。那便不言说了，你知我知便可。

你的心很小，小得只存于你的体内，不与家人分享，但你的心又无比广阔，整个安丰塘能否将你的那颗心安顿下来呢？那就用上整个大别山与淮河之间的山脉、丘岗、垄沟、阡陌、湿地，用上整个楚国，整个华夏。不必了。我觉得，你毕竟一肉身，别人眼中的高贵在你却是实打实的贫病交加。历史已将你的血肉以及由你的血肉组成的生活细节钝化，甚至风化。但那颗心仍健在，那些耀眼的光芒仍然时时让我们隐隐痛感。

也许，这世界真就是各有各的执念。就如这皖北、豫东南大地上世世代代的子民，他们也有痛感，他们因此为你执着地搭建了许多庙宇、祠堂、塑像，一座座翼然而立，有飞翔之态。我想这也就是他们的心结，你让他们“百里不求天灌溉”，他们让你千年都有香火盛。

你三度为相，三起三落，却未见到过你有一句悲愤与哀歌，包括屈原包括后世许多大家，他们常常仰天长叹，常常“天池辽阔谁相待，日日虚乘九万风”（李商隐）。这反倒让我不安起来，你的悲愤与哀歌是随着楚风楚雨沉入了楚国的泥土吗？这金黄的稻谷肯定不是你的自嘲，这满天满地的翠绿与清波应该也不是。因此，我断定你从不自嘲。

人生处处留白呀！如此一颗旷达之心我必须为你击节。或许我的这个击节你也是不需要的。我担心你淡定得无色无味了。世界本没有颜色也没有味道，均系我们的眼睛与味觉产生出来。这一点你在二千六百年前就知道了吗？

那干脆就让颜色更浓些，味道更足些。现在，我们一行人就坐在为你建造的亭子里——为你造的亭子，却是我们坐着，包括那些庙宇、祠堂。这多少有些鹊巢鸠占。但你肯定不计较。我们在这里谈着你，也谈着身边事，看来往穿梭的车辆与人群，也看水清岸翠，白云过天。那块寝丘之地到底在哪里，是安徽临泉还是河南固始？这可能也是你寝丘之志的一部分，寝丘与芍陂一稳一显。

原来智慧可以这样呈现的。我悟出来一些没有呢，悟出来什么呢，我知道，只有你带领大家建起来的安丰塘永远护卫着这里的两岸四邻，与你的寝丘之志一起沉静地流淌。